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七十九回 為驅邪眾女袒胸求赤字 因報德孤舟渡海覓紅須

次日平明，紅瑤先到素臣床前晨省，說道：「女兒夜裡，夢見陳淵女人前來謝別。」玉麟在旁邊榻上聽見，連聲詫異道：「俺夜裡也夢他來別。」素臣因把夜夢也述出來。紅瑤如飛下閣，去述與洪氏聽。豈知洪氏亦曾夢見。玉麟等三夢相同；惟素臣夢中，多一帶發之虎。大家驚異。素臣道：「我常年不過偶做一二夢，怎這十日以內，就連得五夢，好生奇怪。」各人起身盥洗，丫鬟們傳說上來，說：「外邊各位爺們，都怪著老爺不放文老爺下去講書，熊三爺還說要反進來哩。」

飛娘道：「有咱在此，他敢反進來！」玉麟掀髯大笑道：「這是他們情極了，也罷，每日早晚，俺們在閣上領教，日間仍去講解，女兒們仍到半閣上去聽罷。」素臣出去，飛娘把所講《諸葛傳》，從頭至尾，述了一遍。劉、戴兩人，面面廝覷，歎道：「人之才識相懸，乃至如此！文兄非某等之友，乃某等之師也！」時雍復問道：「諸葛瞻既係武侯之子，又能捐軀殉國，揆之善善從長之義，也該表揚他一番，何以略之如此？」素臣道：「瞻不進而退，縱鄧艾入平地，以致綿竹之敗；復諫失機，遂至亡國。且蔣琬、董允俱能裁抑黃皓，而瞻不能。故張欽夫雲：「瞻權兼將相，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；諫而不聽，又不能奉身而退，以冀主之一悟；兵敗身死，雖能不降，僅勝於賣國者耳！以其猶能如此，故書子瞻嗣爵，以微兼見善之長，以其智不足稱，故不詳其事，不足法也！」朱子謂其論甚精，亦可見陳壽之權衡不爽矣！」時雍愈加歎服。有信復求講《齊小白》、《魯桓公》兩回。

素臣道：「桓公，兄也；子糾，弟也；此程子之言，而朱子採入集注，蓋必有道矣。」戴、劉俱道：「指桓公乃兄者，止有《漢書》一處，尚屬避就詭辭，其餘《公》、《谷》等書，俱云桓弟糾兄，寡不勝眾，後不勝先，詭不勝正。程子之說，畢竟出於何典？」素臣道：「見聞異辭，傳聞又異辭，經先傳後；經聖傳賢，故信傳不若信經。《春秋》云：『公伐齊，納糾，齊小白入於齊。』伐齊，納糾，逆詞也；以齊係小白，而不係糾，是夫子已定桓公為兄也。看書之法，皆當如孟子之說，詩以意逆志。《論語》：子路、子貢極意推究管仲，而但云桓公殺公子糾，並不云桓公殺其兄，亦可見當時皆知桓公為兄，子糾為弟矣。程子若無所依據，豈肯輕議魏徵之事？朱子又豈肯彩以入注耶？至《魯桓公》一回，表白世子忽辭婚之卓見，刊去衛恒《詩序》、《狡童》等章之謬論，固屬不刊。但當以鄭忽標題，專寫三折，而末折證以魯桓之求援，而反致身死名辱；不當以魯桓標題，專寫三折，而首折以鄭忽之辭色為緣起也。齊、魯宜為婚姻，豈必由於貪色？《詩序》專刺忽之失援，非刺其辭色。故以魯桓之求援，證鄭忽之辭援為當；而以鄭忽之辭色，起魯桓之貪色為末當也。」戴、劉俯首愧服。

玉麟正要求教兵法，管事家人傳稟說：「邵姑爺家的大姑娘，被五通神拷打得利害；因看見揭帖，知文老爺辨冤之事，要求文老爺去救治。因是親戚，親在門首求告，不敢不回。」玉麟蹙額道：「邵有才與弟是再從郎舅，因臭味不同，不甚往還。其女名淑貞，卻是一個賢女。這村上因有一家，與貴省人連姻所娶之婦，是生神和病的，把五通建起廟來。後來就牽連至合村，幾於家家生病，家家建廟。這邵家甥女，因不肯從順，常受五通凌辱，或是鞭撲，或是被褫衣髻發，作踐不堪。俺也曾去鬧過，據甥女說：『俺去時，五通避開，俺一轉身，即仍來作踐。』俺欲拆毀廟宇，又恐力量勝不過他，使村民徒然受累。所以請兩先生作樂府，有這《五通廟火德驅邪》一回。文爺若能治好了舍甥女的病，把這回樂府見之實事，也是一件大快人心，大有功德的事！」戴、劉俱道：「崇正辟邪，吾儒之素心，弟等只恨無德力以致之耳。以吾兄之德力，必能制之，豈肯見義不為？」飛娘等俱極力慫恿。素臣平日最惡五通，慨然允諾。玉麟陪著出見，有才施禮畢，便道：「此時小女正在危急，乞即一行。」

玉麟也就不留坐，一同走到邵家。有才直拱進去，到一座繡閣中，只見一個少年女子，赤身臥地，素臣忙縮轉身。有才道：「請文爺來，正要求進房去鎮壓哩。」

玉麟道：「文爺休避嫌褻！他們本家人是打怕了，不敢進房的；弟當隨文爺進去。」素臣重複轉身，那女子已醒了轉來，爬不上床，側身朝裡。素臣近前看時，見下身俱是傷痕，忙將床上一條綢被扯來蓋好，令有才抱上床去。有才侍著素臣，便走入房，連被將女兒抱上床去，問他：「怎樣受苦？怎生得醒？」淑貞道：「今日五聖帶著諸般刑具，來拷逼女兒，說若不從他，便絕女兒的性命！」因伸出兩手道：「十指已被拶斷，方才正要烙掉女兒兩乳，虧著文相公進門，才得活命！」有才道：「俺去請文爺，你如何知道，認得這位姓文？」

淑貞道：「女兒那裡認得，是五聖帶來的神將，在外面飛報進來：文相公進門來了；一屋的神鬼，都慌了，一哄的散去。故說是文相公救了女兒的性命。」有才看著淑貞青的十個指頭，涕淚俱下，哭拜於地，求素臣救命。素臣忙扶起來道：「只恐我來則他去，我去則他來，如白兄一般，便沒奈何了！且去取硃筆素紙來。」

有才知是畫符，忙教丫鬟們進房伏侍，自己去取紙筆。丫鬟們聞淑貞已好，五聖已去，便逐漸進房。裡邊備下茶點，陸續搬出，擺在桌上，玉麟陪素臣正在吃茶，有才將紙筆取到。素臣研起硃墨，取兩幅素紙，大書「素臣在此」四字，吩咐一張帖在房門首，一張帖在床前。有才狐疑，要求書符鎮壓。素臣笑道：「我非道士，那會畫符？」有才沉吟道：「文爺如果不會畫符，求將此四字寫在小女胸前罷。」玉麟亦為代求。素臣只得蘸飽硃墨，走近床邊，有才將被揭開，露出酥胸，素臣大書「邪神遠避」四字。複寫一紙道：吳江文白飭知五侯：爾恃封敕，罪積山邱；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糾！淑貞何辜，拷逼無休；強姦未成，律應滿流！湔洗淫心，蕩滌邪謀；從寬驅逐，遠避他州。將火爾居，慎勿遲留！素臣寫畢，付與有才，令其實貼五通廟內。玉麟道：「俺們在此，五通自不敢來；不如別過，看是如何？」有才留飯，素臣辭謝出來，回到講堂，述知其事道：「不知中用不中用？但此地不可久留，明日便須告辭。」玉麟等俱失驚問故。素臣道：「弟在遼東，詐稱溺死；今忽把姓名傳播，為不奸人所算！」

玉麟道：「這一村中，雖有幾家大戶，數十家小戶，俱受弟約束；只消吩咐一聲，不許傳出別村便了。」當下即令總管曉諭。總管應諾，復回稟道：「前日二爺吩咐，要打聽李錦衣家事情，方才人已轉來，說十五姨現在合家俱稱為仙娘，另換房子住了，又全都不敢進房歇宿，要等一位仙人來，請了仙旨，才敢進房哩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這件事，可以暫時放下了！」當日，素臣把《左傳》上大小戰伐之事，細細講解，指點出許多兵法，把眾人喜得歡聲如雷，贊聲不絕。至晚上閣，紅瑤仍如前伏侍。次日，早飯才過，邵有才領著合村老少，有三四十人來謝。素臣問故，有才道：「文爺寫字之後，小女一夜安睡，是不消說了；這些鄰人家中，凡有這病的，都見五聖來別，說是被文爺驅逐，要遠避他方，有才家中有一小妾，並幾個丫鬟僕婦，俱生此病；卻不敢來，轉托他們家內女人道別。如今合村的人，都要請文爺到家鎮壓。就是有才家中，也要請文爺光降，以杜絕五聖再來之路。」玉麟道：「五通既然遠避，俺們何不仗著文爺德力，把廟宇拆毀，以絕其巢穴呢？」眾人道：「只要文爺肯作主，小人們都不敢不從！」素臣大喜道：「既是你們情願，我當出一臂之力！」因即前往。村內除老年、幼稚，及丑黑如鬼的，其餘婦女，沒一個不出來拜見，俱解開胸前衣服，要素臣用硃筆寫字鎮壓。素臣不肯，因本家跪求，玉麟等從旁慫恿，只得每人寫一「正」字。有許多生這邪病的，苦求苦告，要多寫幾字，只得又添寫「諸邪遠避」四字。又求寫「素臣在此」朱貼，貼於房門之上，只得又每家寫與一紙。直寫至黑，才得回家。初五這一日，玉麟帶著家人，同戴、劉、方、熊諸人，請素臣去拆廟。這村有一座大廟，十二座小廟。小廟是各家私建，高不過六尺，深闊至四五尺。大牌一座，彩畫太郡及五通夫婦十一個形象。小牌一座，彩畫馬僕夫婦形象。大廟是眾姓公建，卻有一間大門，三間正殿，三間後殿。正殿塑著五通，後殿塑著太郡及五通之妻，兩旁俱塑有神將、侍女，及馬僕夫婦等像。凡進一小廟，素臣碎其大牌，玉麟等碎其小牌及香爐蠟台等物，令眾人把屋瓦揭去，拆下木植，並碎牌登時燒燬。小廟拆完，方拆大廟，素臣上座，手腳並舉，把太郡及五通夫婦打踢粉碎。玉麟等把馬僕夫婦及神將、侍女亦俱打落，令家人們拆毀房屋，亦至黑方回。從此這一村中，五通邪跡就滅盡了！自此講論數日，倏忽初八已過，初九日一早，玉麟備席餞行。紅瑤送還玉簪，要送至海邊。飛娘道：「文爺為何事過海，咱是一定要遠送的。」玉麟諸人更不消說。素臣一概力辭，連錦囊也不許隨去。單是玉麟家

人慣走海的，伏侍前去。到得港口，上了商船，定了海鏡，竟入大洋。素臣舉目四看，只見天連著水，水連著天，一氣混茫，四游浩蕩，孤舟如葉，片帆如飛。日未落時，已收入一個海島中來。島旁設有營汛，上船盤詰。舟師稟知汛名外護，進去便是護龍島了。素臣大喜，向那兵目通知姓名，說是紅須客朋友，特來相訪。兵目一齊跪稟：「紅須客是龍島主的微號；老爺既是舊交，小的們就去撐小船來，請老爺換船進港。」素臣才知紅須客姓龍。不一會，兵目撐了一隻小船來。

素臣道：「這大船勞你們照看。」兵目連聲答應，素臣過船，半夜已至內島，天明，兵目飛報進去。紅須客通知鐵丐們，飛奔到船邊來迎接。素臣遠遠看見紅須、鐵丐之後一人，酷似璇姑之兄劉虎臣，心頭突突的跳動。及走進前，果然不錯。忙跳上涯，喊道：「弟來訪者，龍鐵二兄，不意劉兄亦於此相見。」虎臣及紅須、鐵丐已經下馬，飛步上前，一齊跪倒，拜伏於地道：「何意文爺，從天而降！」

素臣也跪下去，拉扯起來，執手歎噓，互相慰勞。從人牽過馬匹，請素臣上馬，三人步行而隨。素臣連請，方才都上了馬。不多幾里，見一座雄關，設立兩山之間，就是護龍島的外城。四面皆山，中間開出平原地面，有田有屋，居民茂盛，商賈殷繁，與中華無異。約走有三里路，已到裡城，城門邊一般有官兵把守。見紅須客等俱隨在後面，便遠遠的跪道迎送。進城有一里多路，便是島主所居，門殿規模，居然藩王宮府。一進大殿，見中間龍座上，供著當今皇帝萬歲龍牌，素臣山呼舞蹈，朝拜起來，三人就要拜見。素臣止住道：「此非行禮之地！」三人因請至內殿，見正中靠裡，設一把虎皮交椅，兩旁略下，設三把豹皮交椅。

紅須客道：「正中一座，是沉元帥的；旁邊三座，是咱們弟兄的。請文爺正座，待咱們叩見。」素臣慌忙扯住，問：「沉大元帥何人？」虎臣道：「就是景日京相公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他原來在此，快請相見。」虎臣道：「元帥去徵屠龍島，小人現在那裡來，如今還要撥兵去哩。」素臣正待再問，一人飛奔上殿，跪下磕頭。素臣看時，卻是奚囊。忙問：「何故到此？」奚囊道：「小的到了盤山，衛奶奶已帶阿錦到此。小的在盤山等了幾日，尹爺打發小的到此，不想相公也到此地。」素臣向紅須客們行禮，說：「該是我先奉拜。」慌得三人急跪下去，磕了七八個頭起來。

素臣道：「此處亦不便坐。」紅須客領進裡邊一所廳屋，只見五六個武扮丫鬟，簇擁兩個女子出來。素臣看去，前面一個是衛飛霞，後面一個是石氏。向虎臣道：「聞你得了把總，駐防乍浦，累我訪得發昏；今日卻都在海外相逢，真大快事，亦大怪事也！」飛霞、石氏俱見禮過，就都在廳上列坐。各人動問素臣別後之事，素臣約略述了一遍。然後偏問眾人。虎臣道：「小人自前年二月與文相公別後，即往乍浦，住了兩個多月，杳無消耗。訪知天津洋面，一個海島，名屠龍島，是新家黨羽的窩座，各處洋面劫來銀貨、婦女，俱藏在彼處，有幾號商船，往來通信、運糧。因在大洋鋪裡，出了一兩銀子，尋著保家，保在一隻商船上，專做糕點。六月裡，到了島中，各處察訪，沒有妹子的蹤影。七月裡，原船回來，那船不專運糧、通信，遇便即行劫奪，與盜船一般的。那日，離島一百多里，遇著一隻貨船，又去打劫。下誑貨船上有幾個硬漢，又有這鐵二哥在船，殺得大敗下來。卻被島中高軍望見，飛報島主，發出兵來，把貨船圍住。小人那時恨不得幫那貨船，卻見島兵勢盛，不敢發作。幸遇一隻貨船，也是往遼東生意的，趕來援救，那船上又有景相公。小人便不顧利害，裡應外合，把商船上人都殺掉了。島船敗去，又添出兵來，攔截海面。小人問起景相公，才知道也要向屠龍島去。這二哥也說出相公叫他到洋面上來探聽的話。從此，並膽同心，結盟立誓，要專與靳仁作對。天津港口，又放出劉海龍們的幾隻商船，把後面截住，進退兩難。景相公說：『島兵勢盛，不如專力破天津的商船。』那夜，乘著順風，拚命衝殺，撞翻了一隻商船，才脫虎口，連夜望南逃避。那知海中各島，都奉景王及靳直號令，一船廝殺下來，直殺到此島。島主是一個胡僧，名叫圓成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阻住海面，屢戰不退。又幸遇著龍大哥，與景相公二人，雙戰圓成，才把他殺敗，跳海而死。以下和尚頭陀，被小人們全行殺死。頭目嘍囉，大半投降。景相公說：『我們立個基業，才好與靳賊作對。』因把船收近港口，來平這島。圓成無比淫凶，島民都恨如切骨，情願歸降。大哥就推景相公為主，權稱元帥，練兵選將。自前年十月，至去年十一月，共平了二十六島，各島主俱尊景相公為大元帥。這島就是龍大哥為主；鐵二哥在扶龍島；小人在生龍島，都權主島事。景相公說：『屠龍島是靳賊窟穴，必須削平。』會了六島島主出兵，雖是連勝他十餘陣，卻沒甚俘獲。他又屢有救兵，島勢險惡，尚未平定。前日吩咐小人們回來，選撥兵將，再率八島精兵前去，為必拔之計。今幸相公到來，若肯一行，無不成功矣！」素臣微笑。

鐵丐道：「咱自蒙文爺囑咐，忙找著了大哥，同去救了尹兄弟，連夜入洋。路遇商船劫奪，殺敗了下去，又添出島船來救，獨力難支。虧著景大元帥從外殺入，三弟從內殺出，才得脫了重圍。咱若不會三弟，不說訪他令妹的話，還只認是白爺哩。以後之事，三弟說過。如今只求文爺助一臂之力，這屠龍島是再無不破的了！」素臣仍是微笑。

紅須客道：「俺自前年八月，到盤山去看尹兄弟，知道鐵二弟在洋有事，連夜趕入海去。正值與圓成廝殺，兩下夾攻，殺了圓成，平了這島。仗著景大元帥神算，連平二十六島，只這屠龍島未滅，功在垂成。文爺與元帥至交，自無不去之理！今日初到，且把酒吃個暢快，明日再說。」素臣笑而不言。

衛飛霞道：「前年八月，拜別文爺，愚夫婦打算分身入洋。卻是伏波、成全兩個頭目轉來，述知文爺鈞諭，心安了些。便止著他兩個人洋探聽，得破了此島信息，歡喜不過。到去年四月內，景大元帥已平了八島，復要大舉，發令箭到盤山來知會。奴家領兵前來，隨著各位伯伯，又平了十八島。因兵事未息，元帥沒有發放，不敢回去。去歲九月，奚囊過海，也被元帥留下隨陣，也得了功，賞了許多功牌。元帥說：『等平了屠龍島，要修書備禮，打發人隨同奚囊到江西，來問候文爺及老太太。』故至今擔擱在此。」因命隨身一個丫鬟磕頭，說道：「奴要把阿錦先配給奚囊，奚囊不肯，說一來要回家，候太太賜婚，二來辜負不得玉奴；才歇了下來。」素臣問：「尹兄安否？」飛霞起立而應，並問鸚鵡近況。素臣道：「他妻妾和好，是石大嫂知道的；以後卻無由而知，想來也是平安。」石氏道：「去歲丈夫，假稱做官，差人到吳江，將奴接至島中，舉目無親，愈加想念姑娘。前月來此看還尹孀，得見文管家，說老太太、二娘待姑娘極好。但不知幾時才得見面？姑娘身子安否？可曾生喜？」素臣道：「大姐想你，也與你想他一般；出門時再三囑托，要我尋訪。家母、賤內待他極好；現在有娠，分娩只在早晚。」石氏歡喜無限。風酒席已備，與飛霞告辭進去。紅須客遞酒，定素臣南面一席，兄弟三人，東西兩席。素臣止住道：「只有一席，吃不夠，只顧添菜，坐開了，不便講話，也不用那些客套。」鐵丐拍著脖項道：「是文爺才知咱的鳥性，那年船頭上，幾碗並做一碗，吃得咱又爽快，又自在！誰耐煩這打恭作揖秀才老子的營生！」紅須客掀髯大笑道：「無過是敬意，俺不是慣乾這營生的！」因合併一席，竟行入座。素臣道：「三位先猜一猜，我此來何為？猜著了，我吃十大杯；猜不著，各位只吃雙杯。」紅須道：「文爺是為靳賊而來。」素臣道：「此固弟之素志，但今日之來，又有專誠之事，當飲雙杯。」紅須飲畢，鐵丐道：「這便難猜了，敢是找尋三弟麼？」素臣道：「我也不知他在此，雖有帶便尋訪之意，亦非專誠。」鐵丐也吃了兩杯。虎臣道：「莫非為景相公而來？」素臣道：「非也，弟此來專為報龍兄喜事。劉兄且乾了雙杯。弟止知龍、鐵兩兄在此，不意忽遇劉兄，一快也；復遇劉嫂，二快也；方才看劉嫂模樣，也似懷著身孕，三快也；得日京消息，四快也；見衛嫂知尹兄平安，五快也；更見奚囊，六快也；喜你們成了個局面，可與靳賊為難，七快也；替你們添助羽翼，八快也；扶危排難，九快也；遂你們心事，十快也。弟當滿飲十大杯，龍兄也要滿飲十大杯，大家乾了酒再說。」三人面面相覷，請問：「何危何難？是何心事？」素臣道：「且請乾了酒。」

紅須客道：「文爺有十快，該飲十大杯；俺有何喜事，怎也要吃十大杯？」素臣道：「你吃了十大杯，還你有十全喜事，報你知道。」

鐵丐道：「大哥快吃罷，咱要聽得慌，休急斷了你兄弟的腸子罷！」

紅須捋須而笑，拿起大杯，接連而飲，登時二十大杯酒俱乾。素臣道：「弟此來特為龍兄作伐，鰥夫得妻，一喜也；得妻而美，二喜也；美而兼勇，三喜也；勇而有文，四喜也；文而且賢，五喜也；中饋有主，六喜也；蘋蘩得托，七喜也；自此生男育女，合著笑府三句，為朝廷廣戶口，八喜也；為祖宗綿嗣續，九喜也；為天地廣化育，十喜也。弟有十快，該吃十杯；兄有十喜，

不該吃十杯麼？」

紅須道：「夫妻之事，在文爺以為十喜，在俺以為百憂，這是毫不相干的了！但說是美而兼勇，文而且賢，豈肯與俺作配？若肯與俺作配，定是不揀相貌，不擇門戶，不論年紀的了！鐵二弟現沒家室，見三弟夫妻恩愛，他那要老婆的念頭，高興不過，文爺代他作伐，這媒人卻是穩做得成的！且請問那女子姓名。」

素臣道：「那女子姓熊，名飛娘，江湖上都稱他為賽隱娘，你自然知道他的大名。」紅須客哈哈大笑道：「文爺不說那賽隱娘便罷，這是明明作耍小人了！快求吃還了小人十大杯再處！」直立起身，便去斟酒。素臣不覺駭然。正是：

只知俠女生成性，豈識通儒變化功？

總評：

桓兄糾弟，桓弟糾兄，紛如聚訟，程朱兩夫子幾於口眾我寡矣！得此「信傳不若信經」之說，便如鐵案山招，搖撼不動；具此卓識，俯視一切史論皆蒼蠅耳。稗官雲乎哉？

以《春秋》實證易，以《論語》虛證難；實者易見，虛者難窺故也。以意逆民是謂得之，子輿氏有以齊作者之靈府矣。

「素臣在此」用本前景清事。而有才求於胸前硃寫，遂致眾女皆書。前根二十回之解邪咒，後伏一百八回之驅惡鬼，鉤連起伏，極盡文家能事。

虎臣、鐵丐、紅須，無不求素臣前往天津，除滅屠龍，而素臣終於微笑不發一言。此等處最宜著眼，寧若思其故而不得，勿茫於其故而不思也。

十快、十喜、百憂，隨筆寫來，俱成彩色。至說出隱娘，而紅須即哈哈大笑，以為作耍，尤令人茫於其故。此為遊戲神通。